

# 世界历史在 阿塞拜疆的缩影

贾米拉 卡桑扎捷  
艺术学博士  
阿卡萨里姆 埃芬迪耶夫  
艺术学博士

著名作品《贾米阿特-塔瓦里赫》（史集）中的历史插图可以认为是大不里士（伊朗城市）插图历史中最重要的阶段。





它的意义远远超出插图历史的范围，这部作品涵盖面比较广，他反应了14世纪大不里士的多彩生活。这部古文献的创作跟伊儿汗国的首要人物合赞汗和拉施德丁有关。

关于他建的这个刺失德丁科学城，拉施德丁在给自己儿子——阿勒颇省的统治者霍加萨德丁的信中提到：这个小城镇已经建好，这里有24个大篷车旅馆，1500个作坊，30000座雄伟的建筑，其中包括澡堂，美丽的花园，店铺，磨坊，生产织物和纸张的工厂等等。我们建立了学者街：这地方住着400名学者，神学家，法学家和近1000名学生。学者和医

生……等等来自世界各地——印度，中国，埃及，大马士革。

这部著作根据合赞汗的想法开始进行手稿创作，合赞汗称自己为《伊斯兰-阿里发国王》，也就是穆斯林的统治者，而拉施德丁负责编纂了这本书，在1298年，合赞汗任命他为重要的大臣。在14世纪初伊儿汗国宣布自己的首都为大不里士以后，在国王合赞汗和大臣拉施德丁时期，在蒙古统治下，这个国家的历史，以及后续的伊儿汗王朝开始了自己创建时期。

书里的插图是由拉施德丁编纂而成，描写战斗的题材占主要地位之一，

更重要的是，战争题材就是宫廷图书馆艺术家创造性实验的战场。我们注意到，即使是对于当时已经达到历史上前所未有高度的穆斯林历史学来说，这部作品在所有时代和民族历史上，因发生过不寻常的世界历史事件而突出。这本书显示出了相对于宗教和政治偏见理性和智慧的优越性。这时候中世纪的欧洲正燃烧着宗教裁判的烈火，只要表达出一丁点的自由思想就会被判处死刑。

非常遗憾，在拉施德丁生前创作该书时的大量手稿中，总共保存下来了两份不完整的手稿——爱丁堡的和伦敦的。在这些零



马胡穆德及伊斯马尔·卡兹尼维多夫的斗夺

碎的手稿中有100多个插图，其他大量的题材主要来自晚期的手稿材料。据历史材料表明：这些题材并不仅仅记载了部分时期的历史，而是整个国家时期的历史。

对于编著《贾米阿特-塔瓦里赫贾米阿特-塔瓦里赫》，曾经招进了一些有影响力的人物——合赞汗本人和最大的蒙古历史学家布拉特都咨询了拉施德丁：为了编写第一卷，使用了大量的蒙古统治者的文件资料和蒙古官方编年史《阿尔滕·捷普杰尔》等等。在编写中国这一章节之前，招进来了两位中国历史学家：李塔齐和马

珂苏娜。一些伊朗学者和来自克什米尔的佛教教徒卡玛拉什里，以及天主教传教士都参与到该书的编纂中。在描绘蒙古远征西方的时候引用了一些朱温尼作品。

在1307-1314年间对最早的两份残余原稿进行了修复，它们一个被保存在爱丁堡大学图书馆里，另一个被在伦敦的私人收藏。

在众多的主题插图中，宗教题材尤其突出。因此，有关莫伊谢伊的传记最主要的情节是：越过红海，爬过西奈山，打败巨人乌特哲，惩罚朝鲜族人等等。

插图《先知耶利米》

描绘了宗教题材，根据该图我们可以看见从前繁荣昌盛的耶路撒冷遗迹，其中耶利米正在为它的灭亡而痛哭。这时传来上帝的声音，他告诉耶利米这个城市将在不到一百年内迎来自己的复苏和繁荣。耶利米对上帝的语言存在疑问，为什么上帝已经毁灭了他，然后又让他在一个世纪后复苏，为了让耶利米相信这个奇迹，上帝让他看到了复活的驴子和篮子里重新生长的水果。

值得注意的是，在手稿插图上关于印度的章节中有两个战斗场面：由罗摩衍那和拉瓦纳进行的“般度人和持国人”战役，



穆罕穆德加兹尼王朝征服印度

国王兰卡死了。与印度的典型的传统没有任何相似之处，容易让人民想起加兹尼王朝题材，例如：“塔沙人和阿布-阿里西姆铎里人”战役，能够看到同样的场面：盾牌，矛，锤，弓和箭袋，还有山，以及骑兵被割下来的肢体，这些肢体有的甚至在马蹄下。阵亡的恶魔国王拉瓦纳被描绘成一个战士的形象，拥有人的外貌。

插图《金佛碗》是一部非常成功的作品，这幅画主要讲述了佛经过大斋期后，有位温柔的姑娘给他了一碗稀饭粥。他把这个碗扔进了恒河，他想：要是上帝要我带领人民的

话，碗就会浮上水面，结果碗真的浮上水面，就这样，碗飘向河流的源头，在这个源头的河面上已经汇集了6个先知以前放的碗。

有一张大图，上面描绘了一个坐着的大佛，这张图非常的大，并且十分传神，占满了整个布局，另外，在图的上方撒旦弯着腰，靠在他的背上，由于他们都太大，显然不能完全进入画面，但这使得这张画更具有表现力。佛面东而坐，固定在底座上，很显然能让观众想起吐鲁番寺庙的壁画。他的衣服——短斗篷和风衣在自由的飘荡，显现出了很

多美丽的褶皱，给这幅画带来了生机和真实性。另外，撒旦的手也被描绘出来，不成比例的长，好像没有骨头。人物之间面对面相互伸着手，并且他们的视线交叉。在作品中树木也发挥了重要的作用：它们弯曲的树干以及那分枝的树冠重复着画中人物的动作，即镶嵌了人影轮廓，又把整个空间分成了小区域。

从插图“贾米阿特-塔瓦里赫”的结构布局，可以看出该插图受到中国历史画卷的影响。区别仅仅在于这本书的画像彼此之间挨得非常近，因为框架的侧边的限制使空间变得



撒布克-捷京战胜伊拉克-汗

比较小，但是在中国的画卷中，图像是不受空间限制的，它们留有很大的空间间隔。

《贾米阿特-塔瓦里赫》阿拉伯章节的插图有两份，一份在伦敦，一份在爱丁堡，这些插画说明了，图书馆艺术家拉施德丁能够迅速而成功的应对填充插图分出广阔空间的问题，他使用了大量富有表现力的模型，以及一些有限的复合示意图，从而创作了很多新颖独一无二的画卷。画家们一般选择创作文本中非常重要的一段情节，利用某些有特色的元素或者是比较有特性的标志，情节有：

穆罕穆德加兹尼王朝征服印度先知的旗帜、武器类型、战略家、或者是有名的历史事件，然后他们就开始准备次要人物、建筑、背景元素，目的是使空间更生动，在构图上达到一个平衡性。同时，塑造了很多著名人物的肖像，例如先知穆罕默德和哈姆扎，可以根据他们胡子的颜色和发型特征以及他们的穿衣细节来区分他们。

当然，在伊儿汗尼托夫之前，战争题材在插图中被赋予更重要的意义。十三世纪初期的塞尔柱人的手稿“瓦尔加和久利沙赫”就证实了这一点：71

个插图里面就有25个插图与战争题材有关，也就是说超过三分之一是战争题材。在帖木儿王朝艺术家沙哈鲁编撰整理下的著名作品《贾米阿特-塔瓦里赫》（史集）中的插图甚至能够引起在十五世纪前二十五年内传统的复兴和新一轮插图创作的潮流，无论是第一种情况还是第二种情况，这些插图在实力和创造力以及创作作品的重要性上都无法与拉施德丁时期插图样本相比拟，它们分别存放在：爱丁堡和伦敦。

考虑到作坊的巨大的生产能力以及流水作业的工作方法，画家不得不使用



通往西藏的沿途山路

一些模板，在战争的场地上，两个敌对的阵营相对排列，利用岩石绝壁，灌木等等来充当阻碍物，在追逐的场景中，两军都向一个方向移动时，会用相似的方法来与对方区别开来，图像并不能够反映战争的具体特征，因此，如果你不阅读文章中相应的片段，很难把“塔沙人和阿布-阿里西姆铎里人”的战役和“穆罕穆德和伊布尼·撒布克—捷吉那与阿布-阿里西姆铎里人”的战役区分开来，“在997年萨布克-捷吉那儿子们---穆罕穆德和伊斯玛仪

勒之间的战斗”更别出心裁，该图表达出了因争夺王位而引起的疯狂斗争。

由于客观条件和尺寸大小，调色板单一性和情节单调性的相对限制，画家始终还是在探索能够给手稿插图带来某些创新和独特的不同方法。

拉施德丁艺术作品开创了中东彩画的一个重要的方向——历史插图体裁。编纂带有插图编年史的永恒不变传统就鉴证了这一点，这个传统如此的丰富悠久以至于它自己本身就成为了专业研究的对象，

但是插图《贾米阿特-塔瓦里赫》的意义远远大于此。◆

#### 参考文献：

1. 克里莫夫·苏丹穆罕默德和他的学校，莫斯科《苏联画家》，1970年。
2. 哈桑扎特 —13世纪末14世纪初大不里士插画的产生和发展，巴库《澳赞》1999年
3. 埃芬季耶夫 A. 13-16世纪中在阿塞拜疆插画中的战斗题材 巴库《可萨人》2009年。